

走进大别山,走近许世友将军

■白一帆



将军虽然早已离去,但他在人民心中的分量还是沉甸甸的。

徜徉在墓前许久,我思绪万千,仿佛看到许世友将军驰骋疆场,指挥千军万马英勇杀敌的一幕幕图景,仿佛看到将军身着士兵服装下连队与士兵们一起站岗训练的情景。我们一行人列队向许将军三鞠躬。我作为一名晚辈,作为一名曾经的士兵,向这位老前辈、老将军表达了深深的敬意。

离将军墓地不远处,便是他的父母及长子许光的墓地。许家三代人均长眠在这小小的山坡之上。青山埋忠骨,故乡寄深情。据悉,许世友将军生前曾专门向毛主席报告,请求在自己百年之后回老家新县土葬,陪伴父母,以弥补少小离家未能尽孝的遗憾。毛主席欣然同意了这位爱将的请求。1985年年底,许将军离世时,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批示,同意,下不为例。这在全军的高级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我们来到许将军父母的墓前,这是一座十分普通的石头墓,将军父亲许存仁,母亲李氏,二位老人育有四子,许将军排第三,分别取名许仕德、许仕胜、许仕友、许仕盛。在参加革命队伍后,将军改名为许世友,意为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官,而是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。

我们走进了依山而建的将军故居,正门是旧砖砌成一垛墙,狭窄的小门,极为普通,进入房内,陈设更为简陋,寒酸,厢房里两眼土灶台已是斑斑驳驳,除了一个黑色的柴堆别无他物,隔壁的卧室里,仅有一张破旧的木床和小衣柜,柜子的一扇门已破

损。可以想见,儿时的许世友将军与当年千千万万的贫苦儿童一样,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和辛酸。

在一旁的屋内,陈列着许多将军生前的工作图片,有与周总理、徐向前元帅、李先念主席等一起的,还有陪同西哈努克参观南京中山陵的,其中还有一张许将军抱着自己亲手种的大南瓜笑容灿烂的照片,让人十分难忘。

我在周总理给将军写的便信之前驻足良久。世友同志,请你休息两天,好好将身体检查一下,以便散会以后好去浙江。周恩来21/6。据悉,这是1973年6月21日周总理写的,字里行间,饱含着周总理对这位老战友的一片深情,这种深情是在长期的战斗岁月中凝结而成的。

在这里,我们还十分意外地见到将军写的一首诗:娘儿秀才莫猖狂,三起三落理不当。谁敢杀我诸葛亮,老子打他三百枪。原来戎马一生的将军还能文能武,诗里表达了对老首长邓小平同志的热爱和对“四人帮”的蔑视,反映了他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。

步出故居,一边的山道旁立着一块石头,上书“孝母路”。原来,1958年,将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,百感交集,踏进家门未见到慈爱的母亲,获悉母亲上山砍柴了,便急匆匆上山找母亲。当他见到日夜思念的母亲背着柴草出现在眼前时,便扑通下跪,说:“儿子不孝,让您老人家受苦了。那情那景,让随行人员无不动容,此后,这条小山道,便被人们称之为“孝母路”。

不觉时光已过了午后,我们一行人饥肠辘辘,主人还陪我们匆匆走过有着中国传统村落之称的田铺大塆,美丽的池塘、古朴整洁的民宿、苍翠的林木,带着浓浓乡土味的小街店铺,让人倍感温馨。

下午一点多,我们才有时间得以解决肚子的问题,主人领我们走进农家乐,满桌的饭菜喷着诱人的气味,虽然没有我们喜食的海味,但老区人民的劳动成果,带着大别山的气味,我们吃得特别香,特别爽。

临了,我们打开手机百度,查阅新县。这里是红军的故乡,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源地,刘邓大军千里攻进大别山的落脚地。

据施会长介绍,战争年代有五万多新县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。

大别山,就是一座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!再见了,大别山!

左邻右舍真可爱

乔休

谁都有邻居。邻居的品性,也不容我们做主。幸好,我们遇到的邻居都还行,有的邻居还很有特色。

最早的左邻右舍,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一对年轻夫妇。那对中年有一儿一女。我儿子当时两三岁,被他家孩子当宠物。双边关系不错,你到我家坐坐,我上你家玩玩。我儿子是媒介,时常被抱了去,等玩腻了,我们再抱回来。

一来二去,就有了兄弟般的亲情。我们有事要出去,孩子放在他家也放心。他们年纪大,省俭些,我们淘汰的电饭锅啥的,他们都端了去。问题出在我家装潢,当时还盛行装铁笼子,我们也不能免俗。我娘起夜时,发现窗下躲着个人,吓坏了,我们赶紧关了铁窗。铁窗装在我家墙壁上,他们却翻了脸,说挡了他家西晒。那妇人探出窗户,边破口大骂,边伸手去扳铁窗。我们忍让了,铁窗重新拆下做过。双方关系冷淡下来。这感觉也延伸到孩子心上,在楼梯口,我和他家俩小孩见面,他们跟触电似的,眼光赶紧闪开。后来他们搬家,在路上遇见,当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。

那一对年轻夫妇,经常请了朋友到家里,念念有词唱诗颂,来回都经过我家窗下走廊。门口鞋子脱了半条走廊。来往的人太多,他们听不见,铁门轰隆隆的,我们怕吵到孩子睡觉,时时要出去帮忙开门,次数多了,我们也懒得去开,给孩子堵了耳塞,随他们去砸门。结果他们进进出出,就顺势把外铁门开着。有次我一位朋友来玩,在门口脱了鞋子,过会儿起身要走时,新鞋已不见踪影,最大可能是开着门,有人巡行经过,顺手牵羊走走了。我只好把自己的鞋,先让他穿去,过天买双新鞋送上门。

我们的邻居,过段时间动员我们去聚会。我们只笑笑。他们儿子喜欢吃汉堡,喝可乐。我们看着他从小很小个儿,逐渐发展壮大,身体长到一百公斤,一米九高。后来他们搬走了。前些日子,她办的美容院,把一个客户的脸弄成紫蓝色,被告到消费委去,还要打官司,她可能无计可施了,想起我来,托我找人帮忙解决。多少年未见,大家都老了。算是还了邻里情。

他们家搬走后,楼上的一户邻居,租了他们的房间,给住家的学生当宿舍,雇了保姆照顾孩子。那天正好来台风,风雨大作。他们去看球赛。出门前,可能对保姆不放心,把她锁在阳台上。没见过台风的保姆吓坏了,捣着铁门求援我们。我们没钥匙,打不开,电话又联系不上邻居,只好到处求助朋友,终于找到他们当名校长的哥哥,通知他们赶紧回家,打开铁门,把吓懵的保姆放进家去。他后来说起,他哥大发雷霆,说影响太坏了。其实我们也没恶意。后来交往下来,发现他们人不错。这属于人与人交往中,还没相互信任时的小插曲吧。

我们搬新家后,邻居更少了,但特色依然。其中一户人家,老公很和气,天天乐呵呵的。家里有两女儿,他老婆挺着大肚皮。她经常到我家看装潢。看见我家窗明几净,回家就发脾气。他家装潢委托给装潢公司,传统风格,黑黑的浓浓的,主人没建议也没监工,都是师傅说了算。完工清洁时,她看见我们辛苦地擦窗户,兴冲冲过来说,其实很方便的,玻璃上有层纸,撕下来就非常干净,擦都不用擦。我妻子在单位操办过装潢,知道这个原理,就耐心告诉她,那是隔热层,几十块钱一平方,撕掉太可惜,室内温度会升高。她明白后,从此没涉足我家半步。可能觉得丢脸伤面子了。

另外一户人家,是开店的,平时没什么事情,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连一颗螺丝钉,也亲自买来给师傅,天天看着装潢师傅干活。他们最注重,是谁家装潢更快些,男人经常到我家,看这个看那个,说没必要买这么好的材料,反正住进来都一样,过几年房子就卖了也说不定。他老早订牢我家施工塑料地毯,几次说完工后给他们。我们完事后就达成他的心愿。他们也让木工帮我们忙,给了我们几枚铁钉。最好玩的是,他们家的厨具是翠绿色的。电梯门一打开,马上看见鲜艳夺目的翠绿色,很跳很天真,很好很可爱,让人在疲惫之间轻松一笑。

写到这里,门铃响了,开门一看,是楼下一位新邻居,送来女儿的订婚喜糖,带来了老宅院式的甜蜜温煦。

我的自考之路

叶蓓蕾

数度搬迁,那几本自考书籍随着长途跋涉,至今仍在书房里占据着它们的一席之地。微微晨风里,那本《现代汉语》轻轻翻动着它泛黄的书页,封面早已落下了岁月的点点斑痕。翻开扉页,赫然写着二十几年前的日期。那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就此徐徐掀开,重温了一趟,努力遇见小确幸的自考之路。

培根语:学习可以缩小与他人的差距,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。确乎如此,这是一个自学迸发能量的时代,哪怕是上班族,边工作边自学,输入知识,也能实现昔日的梦想。1997年,瑞安师范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一所村里。不久后我便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进修大军,却在函授与自考二者之间徘徊纠结。前辈们纷纷建议,大部分人会选择函授,此路门槛相对较低,利用假期培训,几年毫不费力,科目考试又容易通过,文凭拿得轻松。我顿时心动了,这毫无异议是一条坦途。但与此同时,又心生一份自责与内疚。彼时家庭经济拮据,作为长女的我,已是家庭经济的主力。这一笔函授的费用支出需再三思量。二十周岁不到的我再次面临人生的一次选择,不敢跟父母商量,忧他们因此事为难,其实内心的天平已渐渐倾向于自考。咬咬牙下定决心,从买第一本自考书籍起,意味着踏上一条孤独艰难的自考之路,不到达目的地,绝不气馁回头。进修队伍中,同事们选函授的比比皆是,择自考的却是屈指可数,这没有围墙的大学让不少人怯步。我从稀缺的人力资源中间询问考试相关事宜,得益于他们耐心地带领我入门,并且一路答疑解惑。在他们的指引下,我三番两次地跑到瑞安县城自考办办事,能借到是再好不过了,由此便少了一笔购书款的支出。有时为了能够买到一套辅助教材,在酷暑里熬着桑拿,在漫长的队伍里被挤成了猪油渣。但当手里捧着泛着墨香的资料册,其间即便有再多的波折都不言辛苦疲惫,余下的只有乐不可支,仿佛大学专科的大门正朝着我呼啦啦地敞开热情的怀抱。

精力旺盛的年纪,白天耕耘三尺讲台,晚上挑灯夜读。当夜如一张博大而厚重的帷幔从天而降,于是将高亢的蝉鸣当作伴奏,在夜的静寂中埋于书堆题海中,沙沙地舞动着笔尖,已将各种娱乐的邀请抛之脑后。自考一路,菜鸟级别的我蹒跚学步,在困惑迷茫时反思,在磕磕绊绊中自省,在失利中汲取教训总结方法,

渐渐领悟到人生的旅途就是不断学步和寻路的过程。感谢那一段备考时光,磨去了一个20岁姑娘内心的浮华与躁气,添加了内在的一份静气与恬淡。

视情况偶尔会报一两门,有时也会贪,一口气报满四门,抱着拼一拼,闯一闯的心态。当时走自考路的同事,私底下相互打气,彼此鼓励。虽然其中的小部分人,后来中途倒戈,转向了函授,留下一路摸黑走到底的,终归是少数。犹如怪兽闯关,随着一门门科目的通过,拿到一张张成绩的通关卡,我总是喜不自禁。记得有一回连报四门,大有碰运气的侥幸心理,成绩在翘首期盼中等来,四门中两门六字头,一门七字头,还有一门刷出历史新高,喜悦感漫上心头,这无异于中了头彩,令一向自卑的我攒足了自信与勇气。随着手中的闯关卡(成绩单)的堆叠,自信倍增,一鼓作气,过关斩将。每历经一门后,渐渐对考试摸出了一些门道,积攒了一定的考试经验,也在学习的过程中,转变自己的教学理念,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,游刃有余地解决自己工作中遇到的教学困惑。

自考一路,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最后一门《现代科学技术》。理论成绩擦着及格线通过,有惊无险,令我心忡的是《现代科学技术》须通过实践一关。动手能力弱爆又怀有五个月身孕的我,苦兮兮地走在火热的浙师大金华校区,忐忑等待命运齿轮如何运转。果然如意料之内,短短几分钟的操作,简直度秒如年,自我感觉糟糕透顶,想到自考一路就此截断,不免悲从心来。许是脸上的哀婉悲凉之色触动了老师的心弦,当战战兢兢接过成绩单,膘到上面“及格”二字时,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幸运儿,幸福的小鸟张开羽翼,飞进了我的心房。最后一关,小确幸通过。我想以后的日月流年里,一定会记得这条与众不同的路,存着让我回忆的晨昏午后。它默默如一盏灯,照亮岁月里的颓靡和晦暗;它静静如储物盒,收藏一段奋进难忘的时光。

历经流年,用十几门科目的成绩单换到了那本火红炙热的毕业证书,一种难掩的喜悦与成就感充盈着整个胸腔。自考一路,坎坷波折,自悟一点,努力奋斗才是生活常态,越努力只会越幸运,当努力遇见小确幸,那些都是岁月给你的嘉奖。

活到老,学到老,常学常新,在延迟退休的时代,在超老龄化社会中,让学习成为我们人生的保鲜剂!

蒲扇情结

■俞海



州的部分日寇突然流窜到海安,眼看躲避不及,祖父母决定留在家中不走。祖父和她分别坐在堂前的椅子上,祖父手中拿着一本线装书,祖母手里握着一串念珠,口里不停地念着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几个身背三八大盖的日本兵,踩着咣当、咣当作响的大皮靴,从前屋出来,穿过院子,径直向我家走来。经过我们面前时,稍稍停顿一下,用手比划闭着的房门,我灵机一动,上去把房门打开。往回走时,低头看见晃动着的枪托随着大皮靴越过门槛进了屋子。接着,这些日本兵便翻箱倒笼,拉开所有的抽屉,将钞票、金银首饰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,然后扬长而去,自始至终对我们祖孙三人没有再看一眼。

当时,我年小不知道害怕,启齿奋勇留在祖父母的身边,目睹这一幕的全过程,一些细节在我的脑海里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这件逢凶化吉的奇事,也一直在我幼小的脑子里留下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。

祖母一生笃信佛教,乐善好施,文革动乱中,因为缺医少药,不幸双目失明。1974年,祖父郁郁去世。半年后,她也与世长辞,享年九十三岁。人们都说有福气的人长寿,是福报。我猜想,如果不是文革,她也许会活得更久。

我母亲手里也有这样一把蒲扇,不过又大又破,是她生煤球炉用的主要工具。那时候,国家有困难,什么都是计划供应,粮票、布票、糖票、油票、酒票、豆腐票、煤球票,抽屉里放了一大堆。城外附近山上的树早就被砍光了,远看光秃秃一片。一